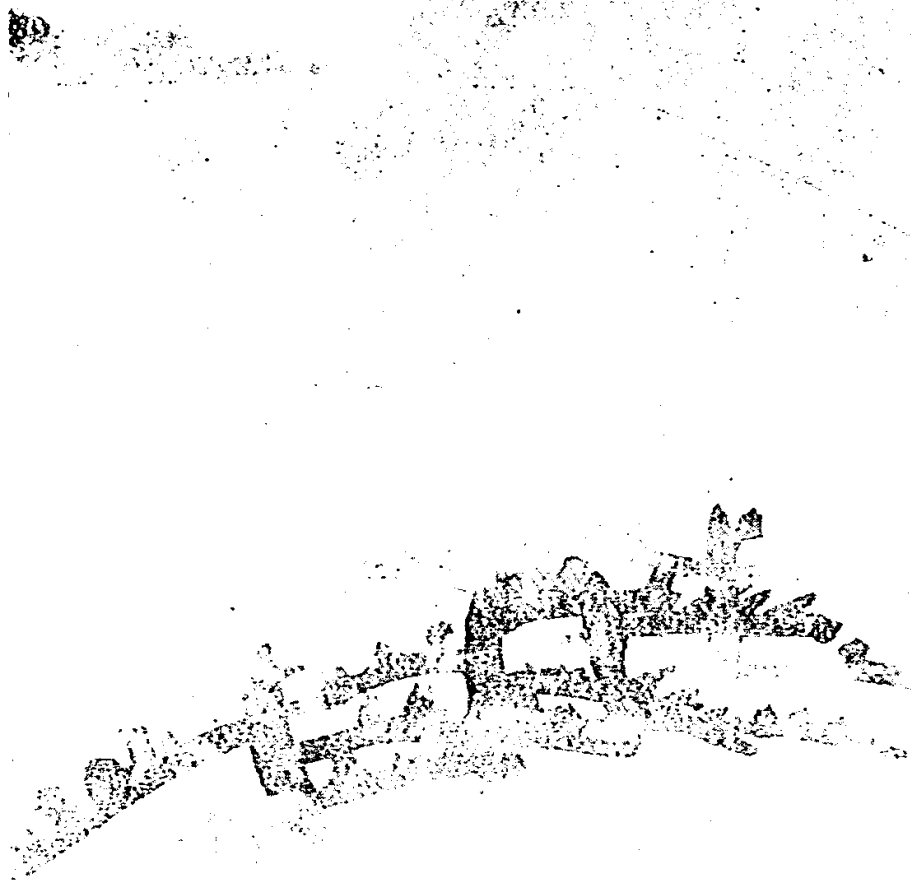


赤心遊記

北新書局版



冰 心 遊 記

冰 心 女 士 著



1 9 3 5

上 海 北 新 書 局 印 行

~~00762~~

695
623
2



平綏沿綫旅行記

序

民國二十三年七月，應平綏鐵路局長沈昌先生之約，組織了一個『平綏沿綫旅行團』。團員有文國鼎女士(Miss Augusta Waser) 雷潔瓊女士，顧頤剛先生，鄭振鐸先生，陳其田先生，趙澄先生，還有文藻和我，一共八人。我們旅行的目的，大約是注意平綏沿綫的風景、古跡、美建、風俗、宗教，以及經濟、物產種種的狀況，作幾篇簡單的報告。我們自七月七日出發，十八

— 1 —

A 211280



日到平地泉，因鐵路被山洪冲斷折回。第二次出發，係八月八日，文女士赴北戴河未同行，因邀容庚先生加入。八月二十五日重復回來。兩次共歷時六星期，經地是平綏全線，自清華園站至包頭站，旁及雲岡百靈廟等處。此行種種的舒暢和方便，我們是要對平綏路局，和沿線地方長官致最深的感謝的。

平綏沿線的旅行，自我個人看來，有極重要的幾點：一、自東北失守之後，國人矍然的覺出了邊防之重要，於是開發西北之聲，甚囂塵上。而到底西北在那裏？中國西北邊況到底如何？則大抵茫然莫知所答。且自東北淪亡，西北牧畜、墾植，又成全國富源之所在，而西北的土地、物產、商運等各種情形

，我們亦都甚隔膜。平綏鐵路是人民到西北去，及貨物從西北來的一條孔道，是個個國人所應當經行，應當調查的。二、較早的中國鐵路之中，只有平綏線是完全由中國自己計劃，自己勘测，自己經營的。青龍橋長城之側，矗立着工程師詹天佑公之銅像，這充分的發揚焦慮深思，堅持忍耐的國民性的科學家，是全國人士所應當瞻仰紀念並以自勵自信的。三、平綏路線橫經長城內外，所過城邑的人民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各不相同，是研究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最好園地；同時在國難之中，我們不當再狃於舊習，閉居關內，目邊人爲異族，視塞外爲畏途。我們是應當遠出邊境，與各族同胞剖心開懷，精誠聯合，

以共禦赤白強隣的侵逼的。四、平綏鐵路的沿途風景，如八達嶺之雄偉，洋河之紆迴，大青山之險峻；古跡如大同之古寺，雲岡之石窟，綏遠之召廟，各有其美，各有其奇，各有其歷史之價值，瞻拜之下，使人起祖國莊嚴，一身幼稚之感，我們的先人慘淡經營於先，我們後人是應當如何珍重保守，並使之發揚光大！

我自己生平的癖愛是山水，尤其是北方的黃沙茫茫的高山大水。雖不盡瑰奇神秀，而雄偉坦蕩，洗滌了我的胸襟。我生平還有一愛，是人物，平時因為體弱居僻的關係，常常是在過着孤陋寡聞的生活。這次六星期的旅程之中，充分的享受了朋

友的無拘束的縱談，除了領教了種種的學識之外，沿途還會見了許多邊境青年，畸人野老，聽見了許多奇女子，好男兒的逸聞軼事，耳目爲之一新，心胸爲之一廓，我對於這次旅行的欣賞感謝，是罄筆難書的。

西北歸來，小病數月，遲至今日，方追記月前旅行的經歷、印象和感想，以月日爲系，草草成文，以誌鴻爪，并饗國人。

二十三年七月七日

清華園

距豐台站三六·八三里
高度一二二·〇〇尺

七月七日晨，陰，八時二十分出發清華園車站。車上會到了張宣澤上校，係與我們同車到綏遠者。我們用的是平綏路局的公事專

車，臥鋪、書案，應有盡有，一切設備，均極整齊舒暢。飯車上廚師自言係梁燕孫舊傭，談及世家往事，似不勝今昔之感。

將行李安排好，剛過沙河站，我們便在車上的會客室裏開會，由顧頡剛先生分配工作，計注意沿線經濟狀況者有陳其田先生，宗教狀況者有雷潔瓊女士，古跡故事者有鄭振鐸先生，民族歷史有顧頡剛先生，蒙古毡房者有文藻，文國鼎女士寫英文導遊小冊，趙澄先生擔任攝影，而我只擔任記載途中的印象，是最輕的工作。

分配既畢，大家隨意談笑，看書，或倚窗眺望。兩旁莊稼，正在青葱時節，田畦在車旁旋轉，一望無際。黃土的小道上，時有小童騎驢經過，狀極暇逸。過昌平站，遙遙的已看見盪天環抱的天壽

山，橫障天北，明朝的十三座陵寢，沙點一般的散見於山巒之間。過南口站，係本路機廠及材料廠所在地，廠址及員工住所，自成一村。過此即是關溝，北行列車到此改用山道機車，推行而上。自南口至西撥子一段，雖僅三十餘公里，而紆迴險峻，火車須穿行於巨壑、懸崖、急湍、峭壁之間。詹天佑先生廢寢忘食，歷時四載，方才完成了這鉅大的工程，使我們今日行旅之人，得以臥遊於鑿空天險之地。到過青龍橋的人常說：『遊青龍橋，登長城者，永遠會追慕兩個偉人，一是秦始皇，一是詹天佑。』其實八達嶺上的雉堞，並不是秦始皇時代的長城，而長城邊的鐵路，却是詹天佑先生的心血。

在特大號的機車徐徐推行之中，火車漸漸上山，兩旁青崖摩天，近逼車窗，如綠絨的屏障，旋轉重疊。懸崖上羊羣遊牧，仰視小極，如鳥棲樹巔。山下流泉之間，大石羅布。令人想起唐人「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之句。泉石錯雜之間，遍生小樹，也有山田和人家，在微陰的天色之中，一層層的遠遠點綴開去，極清翠清遠之致。這時忽然穿過居庸關三百八十五尺餘長的山洞，車上點起燈來，窗戶間微微覺着烟氣。五分鐘之後，又豁然開朗。紆迴曲折，其間穿過五桂頭及石佛寺兩個小山洞，便到了青龍橋車站。

距豐台站一三二·九八里
高度一八四一·〇〇尺

在停車換車頭的數分鐘之間，我們下車散步，陽光已出，仰首

四顧，正在關山重疊之中，長城奇觀，悉在眼前！雄偉高厚的城牆飛龍一般的越嶺蜿蜒，每三十六丈，便有一座墩台，想像當年城頭拒胡，烽火燭天，戍卒無聲，滿山攀走之狀，使人熱血潮沸！

車站布置清幽，山峽之間，丁香花叢裏，黯綠色的詹天佑先生的銅像，巍然矗立，如在沉靜的眺望欣賞着自己勞瘁的工作。

重復上車，循着轉折的V字形路線，倒轉而下，又入八達嶺的一千一百四十五尺餘的山洞，此洞爲世界著名工程之一。過此便是康莊，忽然降下到一片廣漠的平原，回望八達嶺上遠遠起伏的一線長城，如在天上！不經過「天險」的關溝，不能理會所謂之「康莊大道」之意，此時我們已身在塞外了。

康莊 距豐台站一六五·五四〇·五五里 是個大站，自西北來的貨物悉屯於此。自此而北，一望平坦，黃沙茫茫，天末的微雲、遠樹，引人起蒼涼之感。

十二時許過懷來站，懷來城牆跨在山半，狀頗別緻。一時許到土木堡站 距豐台站二〇三·七四里 高度一七四九·〇〇尺 係明正統十四年（公元一四四九年）也先入寇，英宗被俘之地。景泰初侍臣死難受祀於城內之顯忠祠者，有文臣王佐以下，武臣張輔以下共六十六人。這是民族的古跡。車上除了我以外，都下車步行進城而去。

我們的專車卸入岔道，我自己下來，坐在車下陰涼處一塊大石上，蟬聲聒耳，遠望車站牆下有些人在那裏吃瓜乘涼。

三時前後去的人陸續歸來，滿口嚷熱，開了幾個罐頭，他們一邊吃着波羅蜜，一邊報告我以城內及顯忠祠的狀況。

下午五時五分自土木堡又掛上列車出發，過沙城——此地出青梅酒，據說是曹操和劉備煮酒論英雄時所飲者，聞名甚覺可喜，歸途中曾帶了一瓶。——新保安下花園各站，一路與洋河并行，水勢浩蕩，隔河有鷄鳴玉帶兩山，山間隱約的露着寺觀。這一帶遠水遙岑，極引人入勝，如看山水橫幅。六時餘過辛莊子，在車上用着晚餐，餐棹正對後窗，兩旁一望盡是整齊的稻田，田畦間種着密密的楊柳，柔條搖曳，竟是江南風味。從後窗中看着車後一線軌道，兩行垂楊，不盡的宛轉牽來。顧頡剛先生因為誦俞平伯先生「一路牽

愁出薊門』之句，大家均嘆其寫景之工！

洋河兩旁的山上，時時露着沙磧，似乎是一陣極大的旋風，捲成這許崗巒，遠望極其平滑細膩。此時童心忽生，心中暗想能到那無際的細沙上，翻身一滾，才有意思。

在青紫的遠山，緋紅的晚霞之中，七時五分，我們到了唐末李克用『英雄立馬起沙陀』的宣化。

七月八日

宣化

距豐台站三〇七・九七
高度一九四一・〇〇尺里

晨八時左右，坐人力車入宣化南門，即昌平門，——城係明洪武廿七年（一三九四年）所築，歷代都經重修——門兩旁有石刻門

神，城門上的鐵釘悉作覆鐘形，城牆上還有石刻的厭勝小兒和頂着石盤的小猴，爲他處所未見。我們穿城經過鐘樓、鼓樓，和最繁盛的大街，逕出北門。最使我感着有趣的，是大道兩旁的行人道上，有石溝，溝中有小泉流，經過家家門前，小孩子在溝中濯足，小女兒在溝中洗衣，既方便，又清雅，亦是他處所無。宣化城內男女在盛暑中均着「腰褡」，和南方人所着的兜肚正相反，「腰褡」是保護後背，兜肚保護前胸，大約是塞外風勁的緣故。

出北門，登城頭之威遠樓，藥王閣，均係明代建築。相對有鎮虜台，高四丈，穿洞而上，四顧蒼茫，台上有扁，書「眺遠」二字，此台爲明嘉靖甲寅（一五五四年）所建，有明代碑記。樓名「威

遠」，台名「鎮虜」，可見明代的胡人已逼近宣化了。

再向西北便抵龍烟鐵礦，此礦廢置已久，辦事處僅有守門人，門外堆積着未敷設而已生鏽的鐵軌。此礦在民國十年本爲官商發起合辦，煉砂處在石景山，礦質甚佳，每日可出鐵砂數百噸，以時局不靖，停頓有年，極爲可惜。今夏在綏遠開的「開發西北協會」，提議建設事業之中，卽有開發龍烟鐵礦一項，希望不久可見諸實行。

自此而北，經過瓜田和小林，涉過小小的渾泉便到北山脚下。山下有天主教的修道院一所，清雅宜人，有關者帶領參觀，據云院長姓吳，本院修道者有六十人，都是西北各省來的。大堂中有神座，四壁掛着十四幅中國畫的耶穌聖蹟，并附以詩，係北平輔仁大學陳

君所作。

出修道院，踏着亂石上了北山。山頂有恆山寺，係明代建築，已頽廢，牆壁都無，僅有前殿——安天殿——後殿——子孫娘娘廟尙可進入。下望宣化全景，歷歷在目，山下葡萄園極多，葡萄是宣化的名產之一。

回車上午餐。餐後三時許又進城，上了城中央的鎮朔樓，本是鼓樓，明正統庚申（一四四〇年）御史羅亨信建，今改爲民衆教育館，圖書尙多，秩序亦好。對面是清遠樓，明成化壬寅（一四八二年）御史秦紘所建，樓高三層，本是鐘樓，頗見頽敝，正在修理中，不能上去。

次到北門一清真寺，寺中有初級小學校，由教員領導參觀。據云城內回教徒有數千人，學生都是教徒子弟。瞻仰大殿時，大家脫履入內，潔無纖塵，殿中紅柱整立，掛着玻璃燈，極爲美觀。

又到甘霖橋東的朝玄觀——清因避康熙諱改稱朝天觀——觀內駐着軍隊，外殿已改爲習藝廠，內殿樓下亦成爲存儲處，樓上規模尙具，殿旁有明代碑記。

自此又到城西北的玉家花園，又稱介春園，係清守備玉煥功之別業，今已荒蕪，而軒閣牆上尙有石刻，假山魚池，石坊小橋，布置楚楚，具見匠心，芍藥欄中，所餘已無可觀，小橋邊匠人正砍伐着一株古柏，旁有小兒女圍觀嘻笑，似不生盛衰之感！

出介春園，至虎溪橋第二師範，即古之彌陀寺，所謂之「先有彌陀，後有宣化」者，即係此地。按彌陀寺本建於元代，歷代均曾重修，今殿宇已蕩然無存，只在操場北邊，仄小的茅亭之下，尙矗立着一座高偉的銅佛，高約兩丈，重四千餘斤，爲明宣德間（一四二六年）所造。據第二師範校長張君說，銅佛腹中本有些珍寶和元代的紙鈔，先遭兵劫；所餘紙鈔少許，又在民初曹錕時代，運到保定陳列，迄未運回，今已不知去向了。

校園中有葡萄數株，結實纍纍，古者已有六十餘年。葡萄架的結法，如倒置的雨傘，傘柄向上，這樣一枝一葉悉受陽光，是園藝家所應當效法的。

晚七時廿分離宣化，八時半到張家口。

七月九日

張家口

距豐台站三六六·七三里
高度二四五六·五〇尺

晨八時許，乘省政府汽車兩輛，離站出大境門至元寶山。大境門上有清人高維嶽寫的「大好河山」四大字。出門至西溝，山嶺峯巒，重疊圍抱，西北門戶的元寶山已橫在眼前，兩峯夾峙，氣象雄偉，牛車在山下穿行，遠觀小僅如蟻！此路爲到庫倫孔道，山下有小泉迴繞，許多驅車人在那裏卸牛飲馬。立此四顧，處處看出當年邊塞交易之繁盛舊跡，店招都用的是漢蒙藏三種文字，路旁關閉着許多安寓塞外客商的大店，所謂之口外館者。按張家口本屬直隸萬

全縣，與獨石口、古北口有塞外三關之稱，自民國十七年改省，遂成省會。此地東連遼碣，西接歸綏，南通津沽，北達庫倫，爲內地入邊之大樞紐。其交易以皮毛、牲畜、茶、布疋爲大宗。從民國十二年外蒙古獨立，漢蒙貿易斷絕，張家口繁華，爲之大減。近來又有中俄通商之說，未審何時可見實行？

我們見到以牛駕車時，覺的很詫異，想像中總以爲塞外交通是全藉駱駝的。牛車之製，亦極古拙，雙十字形的最原始式的輪軸，徐徐輾行，漫漫長道，人畜都極可憐！

大雨之後，不能到門外的孤石兒去，遠望泛濫的河水之中，立着一塊人形石，因遙遙的爲攝一影。

自此又上賜兒山，汽車路係新築，極平坦，曲折而上，張家口全景，平展眼底。賜兒山巔有雲泉寺，祠子孫娘娘，扁聯甚多，正在修理中，金碧煥然，各殿依山曲折，層階曲檻，欄柱頭均石刻各種供果，極有佳致。正殿下有水、冰二洞，冰洞無冰，水洞亦涸，按此二洞本爲「噴玉」、「汎珠」二泉，不知重修後泉水能重流否。

下山，由陳其田先生作東，在城內鼎豐樓午飯，菜中有磨菇，係本處名產，味極清美。

回車少息，熱甚，下午三時許又出遊。此回分道揚鑣，張宣澤先生、陳其田先生、文國鼎女士、雷潔瓊女士和文藻，參觀經營中蒙貿易之德華洋行，及瑞士教堂。顧頤剛先生、鄭振鐸先生、趙澄

先生和我則經清水河大橋，至公園。公園有水池，有樹木，還有些鳥獸的柵籠，和格言及民族故事圖畫的木牌，一切尙整潔。

出門卽到大境門內西高山崖之朝陽洞，亦稱地藏寺，外觀很小，歷層階而上，先到正殿；和尚出迎，盛暑中穿着棉褲，我們正在疑訝，殿門一啟，冷氣侵人，熱汗頓消。殿頂層崖上，遍刻着西遊記故事，人物極細小可愛。殿柱上的盤龍，也和雲泉寺的一般，盤空攫拏，鱗甲生動。旁邊尙有倉神殿等，都作了請仙扶乩之所，并有呂仙等的現形攝影多幅，想見當時此風之盛。

出寺夕陽已落，涼風四起，黃沙飛揚，迷茫中又乘車到上堡卽「新堡」，亦稱「來遠堡」之市圈，係明代馬市，萬曆四十一年（

一六一三年）所築，爲漢蒙交易之所，圈之大小如長方形之小城。西北有戲台，兩旁有小房，本爲市場，現在駐着軍隊。正對着戲台，歷層階而上，有關岳二廟，關帝像騎赤兔馬，儀觀甚偉。戲台以娛商賈，關岳廟宇以威懾遠人，具見前人苦心。堡中有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年）沈萬亨「新城來遠堡題名記」。

出上堡，經舊城門，入下堡，卽舊堡，亦稱張家口堡，爲明宣德四年（一四二九年）所築。城牆上有玉皇閣，登之正望見滿城燈火，滿山烽燧，我們以爲祀神是假借，而瞭望敵情，是當初建閣的本意。

歸來經怡安市場，大似北平之隆福寺、護國寺廟會，無可紀

者。

張家口新建的馬路，及橫駕上下堡之清水橋，均甚整齊壯觀；街市繁盛處竟有上海風味，爲當初想像所不及。舊房子門口有額「活潑地」「雨金處」者，大約如關內影壁上之「疑祥」等字樣，後來在大同綏遠，亦常見同樣額字。

回車晚餐，夜大雨。

七月十日

大同

距豐台站六九八・三五里
高度三四四五・〇〇尺

晨六時二十分，陰雨中離張家口，一路有陰山山脈環峙於左，洋河渾水奔流於右，陰雲橫抱山腰，山水雲樹，一時相映。顧頡剛

先生說：此景大似展看米南宮山水手卷，信然！

、午一時半到大同。

大同爲北魏舊都，武帝於天興中（三九七—四〇三年）建宗廟於此，爲塞北首要之地，歷代均有偉大建築，古跡極多，我們神往已久。今日地溼，不能遠遊，半日中只在車上看書談話，并到車站附近看看大同的名產，沙鍋和銅器。

十一日晨九時，乘騎兵司令部汽車出發入城。城外馬路尙平坦，城內則泥濘已極，車行甚艱。先到全城中心之陽和街即皇路街之九龍壁。按九龍壁本爲明代王府照壁，爲洪武九年（一三七六年）所建，今代府已改爲玄都廟，此壁當街。啓柵入內，仰視見壁，高

約五丈，寬約二十丈，上嵌大龍九條，爲琉璃磚瓦砌成，小瓦上尙有小龍無數，姿態各異，據云大小龍共有一千三百八十條。瓦色間綠淡藍，龍的形勢亦飛躍生動，古色古香，極其美觀。壁前有小池，旁有乾隆嘉慶各代重修的碑記。

次到大華嚴寺在清遠街之西，俗稱上寺，遼重熙七年（一〇三八年）建，清寧八年（一〇六二年）又增建供奉諸帝銅石各像，明洪武三年（一三七一年）改爲大有倉，旋供佛像。現已破損，入寺四顧荒涼，大殿楹上，烏鴿羣飛，漆色剝落。上臺開鎖進殿，陽光射入，仔細凝視，四壁悉是佛教故事的壁畫，工細已極，金漆尙有甚新者，大約是清代裝飾過的。北壁左邊近門有字云『雲中鐘樓西

街，興榮魁畫工董安』又北右邊有『信心弟子畫工董安』等字樣。
董安未知爲何許人，字跡亦劣，大約他只做了些修補的工作。

殿極高大，結構簡潔。佛像甚美，目長鼻直，肩廣腰細，極莊嚴慈妙之致。中間五佛；南寶生，西彌陀，中毘盧，東阿闍，北成就，垂目合掌，盤膝而坐，座前各有脅侍。座後火焰重重，極雄壯絢麗。

出上寺，下一條街，便是下華嚴寺。兩寺本相連，明代斷成兩處。下寺外部駐兵，有新修講堂一處。正殿較上寺爲小，爲藏經之所，四壁有壁藏。當大佛座後，懸有天宮樓閣五間，均是遼代建築。櫺內尚有畫幅及藏經，但都非金元古物。佛像數十尊亦極美，

可惜佛前坐着有關聖塑像，當係軍人所祀，藝術上大相懸殊，殊覺太不倫類！

回車午餐，知到雲岡的汽車道已由工兵修好，午後一時又向雲岡出發。

按雲岡在大同城西三十里武周山之雲岡堡，當北魏建都大同時節，雲岡逼近魏都，山石又好，正好爲佞佛的魏帝所利用，於是於文成帝興安二年（四五三年）開始雲岡石窟的雕刻，魏志稱雲岡石刻始興安（四五三年）終太和（四九九年）共四十六年，計建同升靈光鎮國護國童子能仁華嚴天宮兜率十寺。元代又建石佛二十龕，今洞名可考者僅有數洞，如五佛洞碧霞洞佛籟洞等，刻名尙在崖上。

關於雲岡石窟雕刻的建造年代，石窟之數目次序、建築形式等，同行的鄭振鐸先生有更詳細的記載，同時關於雲岡的中外書籍和論文如：

王耀成：大同旅行記 地學雜誌六年十、十一期

袁希濤：大同雲岡石窟佛像記 地學雜誌十一年二、三期

趙邦彥：調查雲岡造像小記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陳垣：記大同武周山石窟寺 東方雜誌十六卷，二、三號

梁思成

林徽音：雲岡石窟中所表現的北魏建築，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四

劉敦楨 卷三、四期

瞿兌之：大同雲岡石窟詳記 北平京報畫報廿一年五月（稿存中）

（國營造學社）

松本文三郎：雲岡之雕像 東洋美術報十一年

伊東忠太：北清建築調查報告 建築雜誌一八九號

等均可參考，我又只記此行的感想和印象了。

自大同車站出發，同行者尙有大同段長賀渭南先生。沿着泥濘顛簸的山路，汽車徐徐的開向武周山。沿途傍武周河而行，河水渾濁洶湧，時見人畜絕流而渡。五里許到觀音堂，是一小廟，廟前有三龍壁，略如城內之九龍壁。廟門首有一橋洞，預備山水穿過者，洞額曰「潮音」。上階入廟，廟內也駐着軍隊，大殿內縱橫的設着

兵士的臥具，只將神像的兩目用黃紙蒙上，以避不便，極爲有趣。
營長吳姓，招待我們吃茶，并爲指點對山頂上之漢馬武寨，係馬武爲盜時嘯聚之處。吳營長又微笑對我們說：「這裏靜極了，夜裏只聽見水澌和狼叫，」我忽覺得這話大有詩趣！

又曲折的走了廿五里，汽車橫涉兩次武周河，雲岡一片的洞窟寺樓和大佛的肩頂已橫在眼前了。

車停在石佛古寺東邊山西騎兵司令趙承綬先生的別墅門口。雲岡之遊，蒙趙司令見假他新蓋好的雲岡別墅爲我們下榻之所。趙司令和夫人那天都在別墅裏，相見甚歡。匆匆的安排好臥具，我自己休息了一會，同行諸君急不及待，都分頭到各窟裏去探訪千五百年

前的神工了。

晚六時，趙司令設宴爲我們洗塵，我們是一身行裝赴席。席間談到西北牧畜問題，開墾問題，因提到開發河套的民族英雄王同春氏，大家都感着極大的興趣，顧頡剛先生立刻就作了一些筆記。

（此則顧氏有專文發表）

趙司令飯後就回城去。我們信步走出別墅向東而行，入別墅東第一窟，土氣觸鼻，從人以束香高照，鴉鴿驚起，從我們頂上紛紛飛出。在洞內暮色迷茫之中，我們瞻仰了第一處雲岡的造像！當中一尊坐佛，高六丈許，旁有兩大佛侍立，腰以下已見剝損，法相莊嚴，默然外望，對於千數百年來窟外宇宙之流轉變遷，在美妙慧

澈的目光中，似不起什麼感觸。繞到大佛身後，洞中更黑，地上更溼，四壁都是水沖風剝的痕跡，雕刻之處已極模糊。摸索着出洞，在深沉的足音之中，不知爲何，忽然想起埃及金字塔剖尸記那一本小說！

向東再走，又過一洞，泥封半截，顧頡剛先生指點說這是劉孝標的譯經樓。

不能入內，又走過數洞，或封或啓，啓者石像有的剝落，或不完全，是被人鼓落盜賣者。而數十丈高的崖壁之間，無數的窟龕之中，都仍有千萬的大小諸佛，坐立姿態，各具其妙。天邊的晚霞已暗，涼風四起，洞中不能再留，抱肩出洞，歸途中忽然有說不出的

迷惘和戰慄。不知是車上勞頓，洞中寒冷，還是弱小的靈魂，被偉大的美感，劈空壓來，覺得此身在黃昏中一無依傍了。

回來大家添衣圍坐在別墅亭上，又談河套故事，聽得山下有鼓樂之聲，說是人家娶親，鄭振鐸先生等都去參觀，我因旅倦早睡。

七月十二日

雲岡

十二日晨，晴光極好，大家精神倍爽，早餐後一齊出發，自別墅向西穿入石佛古寺，先到正殿，入門就覺得冷氣侵人。仰視坐佛大像，高亦五六丈，在洞外登上四層高樓，又經過一條兩塊板的橫橋，纔到大佛的座下。洞中廣如巨廈，四壁琳琅都是小佛像，彩飾

亦新，是寺僧每日焚香處，反不如他洞之素古可愛。

出寺門向西，到西來第一山佛籟洞五佛洞等處。計中段諸洞石刻最完全，有廟宇掩護，不受風日之侵削。自此而西，諸窟均淪爲民居，土牆隔斷，叩門而入，始得窺一二。第七窟佛像之偉大，爲全山之最，像係坐形，蓮座已湮沒土中，兩旁侍立之尊者亦瓔珞莊嚴的露立於天空之下。

由大佛像處再向西行，尙經十餘窟，或封或啓，佛像大小，及坐立扶倚姿勢，并窟頂花紋鳥獸等式樣，各不相同。亦有未完工者。總計全山石壁東西數里，凡大小九十五窟，佛像高者約七十餘尺，次亦五六十尺，小則有盈寸者；各石窟高者二百餘尺，廣者容三千

餘人，萬億化身，羅列滿山，鬼斧神工，駭人心目。一如來，一世界，一翼，一蹄，一花一葉，各具精嚴，寫不勝寫，畫不勝畫。後顧方作無限之留戀，前瞻又引起無量之企求，目不能注，足不能停，如偷兒驟入寶庫，神魂喪失，莫知所攜。事後追憶亦如夢入天宮，醒後心自知而口不能道，此時方知文字之無用了！

走盡窟洞，自山下雲岡堡繞回，進懷遠迎曦二門，門上額書爲明萬曆十四年（一五八六年）所立。堡內道旁盡是民居土屋，并有「留人小店」。街中朝南有廟名碧霞宮，對面有戲台一座，也是明代建築。

午餐後少息。下午四時許，沿別墅東邊之和尚溝上山，山上有

田地，并有明萬曆清康熙時代之和尚墳三座。向西走入一處土城，爲雲岡上堡，係明代屯兵之所，今已夷爲田圃。再向西走爲雲岡山頂，有玉皇閣，門窗破損，闕然無人，看鐘上款識，爲明崇禎末年（一六四四年）所鑄，鐘聲初鳴，國祚已改了！

經下堡回別墅，晚餐後又在亭中稍談即睡。

七月十三日 雲岡

晨九時許，微陰，因定下午回大同，因又遍探各窟，作臨別之依戀。先向西走盡山末，又回來，向東沿河岸行，過劉宋劉孝標譯經樓，和雲深處，左雲交界處的刻石，走到河岸盡處，崖壁峭立，

俯視濁流，少憩卽歸。

午後，由雲岡巡長和堡中村長率數十民夫，打開東邊數窟，使我們得窺一二，只破牆上一部我們登梯上去，只見到石窟寒泉一洞，中有石柱屹立，上刻佛像，地下有泉水流過的痕跡。——其餘諸洞，以時間匆促，因止不發。

下午四時，又乘汽車回大同。重過觀音堂時，陰雲已合，大雨驟至，十五分鐘之後，便又放晴。而四面皆山之中，山洪四圍奔合，與車爭路，洪流滔滔，順山溝傾瀉而下，橫截山道，勢如瀑布。河邊沙岸，爲水冲陷，紛紛崩倒，奄然隨流而去。我們在一座橋邊，停了二十分鐘，候到水勢漸減，方涉水而過。自此一路如在河內

乘車，水花四濺，直抵城下。

山西四圍是山，稍有雨水，便可成患，由來已久，這也是我們到處出遊，看見鎮水的銅牛等像的原因。

回站已是黃昏，登上專車，竟如回家一般的歡喜。稍憩即進城到興華春晚餐，嘗了代酒汾酒的滋味。飯後趙司令請大家到電燈公司看電影，係營中俄國技師所攝，有山西騎兵隊抗日之戰，內長黃紹雄百靈廟之行，及五當召等景，茶畢回車，已一時許。

七月十四日

口泉鎮

距大同三六·一里
高度三五四二·〇〇尺

晨在車休息，午後二時到口泉站參觀煤礦。從小讀地理，即知

山西藏煤之富，甲於全球，急欲一觀實況。同時煤礦中情形，在三十年前在門頭溝參觀過，已不大記憶，極想探味這「暗無天日」的地下生活。

大同到口泉之間，路橋被山洪冲斷一段，下車步行，跨橋而過，換車到口泉站，有礦中工程師呂君來接，又乘晉北礦務局的小火車，逕到永定莊。

沿途已看見巨大的煤塊，整齊的堆在軌旁。兩旁山窟裏，不時的露出門窗，是穴居的工人住處，此處土質極黏，土穴也不虞倒塌。

晉北礦務局是一所半洋式的房子，有辦公處圖書室等設備。自

招待室後窗望見了後面山上的工人俱樂部，有些面目黧黑的工人，在門口坐立。晉北礦務局成立於民國十八年，廿一年末，改組爲官商合辦之股份有限公司。礦區已開採者有煤峪口及永定莊兩處煤井，均用新法掘成了許多橫貫的平洞，每間一百尺，即開一風洞，上下用吊車，礦中并有排水通風各種設備。工人本用包工制，二十年十月改成裏工制，即局中備有工牌，由工人自行領取，至井下公事房，由工頭登記，分別工作。工人分日夜三班，每班八小時，工頭每日工資四角，工人最少者一角七分。礦中現有工人三千餘，每日產煤量本可有二千噸，近來因銷路不佳，每日只開採六七百噸。

三時又下雨，屋後山洪奔注，聲如巨雷。我們在礦務局用過午

餐，已近四時，才收拾下礦，有個年青的工頭帶領。我們都穿上很厚的藍布套衣，戴上柳條編成的帽子，穿上套鞋，拿着鎂光燈，拄着棍子，從井口的吊車中降到礦裏去。

吊車的構造，好像升降機，沉黑中，大家擠在一起，只聽得井壁四邊水聲滴瀝，潮熱薰人，蒸汽水從吊車的鐵欄上，緣着我們的手臂，流到衣上袖裏，溼的難受。這吊車飄忽地不住的在沉黑中下降，忽然機身微微的一震，便停住，已到了深三百尺的地下了。

睜開眼，藉着手燈的微光，我們俯身魚貫的在六尺至八尺寬的圓洞中進行。洞頂都用很粗的木柱支撐着，洞壁閃爍着黝黑的光。地下流着又溼又熱的泥水，洞中流轉的是沉重悶熱的蒸氣，頂壁間

還不住的落下水點。我們稍一抬頭便要碰着頂壁，這時才知柳條帽的用處。

地道裏的小仄軌上，不時急速的隆隆的走過煤車，有驚黑襪褸的工人傴僂的推着，從我們身旁擠過。這樣氣也不出的俯身曲折的走了半天，才到一處修理器械的中心。這裏周圍稍爲寬闊，熾着熊熊的煤火，幾個工人，在那裏打鐵，還有幾個童工在等待着傳遞，見我們露齒而笑，目光閃閃，這裏因着生火的緣故，空氣更爲窒悶。過此便是升降機的發動處，機聲隆隆，有幾個工人在搬着機閘，洞頂安着電燈。

出此又到開採的地方，有許多工人着力的用鐵鋤向着壁上一下

一下的掘，煤屑飛濺，落下的大塊，便又有人檢起，掇上煤車，推了出去。

出礦已近六時，重見傍晚的陽光，重吸着爽清的空氣時，我們心中都有說不出的悲惻和慚愧，大家脫去藍衣，發現彼此的內衣上沾滿了黑灰，鼻孔和耳竅也都充塞着黑垢時，那年青精悍的工頭，傲然的微笑道：「我們連肚裏都是煤屑呢！」我默然——

回大同已七時許，晚赴賀渭南段長的晚餐，菜極豐美。

七月十四日 大同

晨十時，坐人力車至南門邊的南寺，建築宏偉，而門外荒蕪污

穢，門內石碑亦湮沒傾側。最古的爲金皇統三年（一一四三年）朱弁撰，大定十三年（一一七六年）三綱寺沙門惠燭立的『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記』碑，內有云『遼末以來，再羅烽燼，……所僅存者十不三四』，此外又有金明昌（一一九〇年）明萬曆（一五七三年）崇禎（一六二八年）清乾隆（一七三六年）諸碑，乾隆的碑上云『始於唐玄宗元年間名之曰開元寺』（七一三年）——『正統中更名善化寺』（一四三六年）是此寺自唐至明已三易名了。

自大門入，外殿有佛像三座，并有尊者侍立，長眉垂目，極其端妙；座前已無香火，長案前亦無供具。正殿上有坐佛五尊，兩旁

立像共二十四尊，姿態都極生動。壁畫則僅存西牆一扇，塵土蒙滿，略加拂拭，底下金漆不落，似是明代作品。

佛座前供着銅花瓶，小爐中也上着香，是冷落中的一絲點綴。在殿前遇見一位老和尚來上香，態度閒雅。和他談起，知道是本寺住持，四川梁山人，俗名蘇德華，法名妙道，二十歲出家，到大同已十九年。他發過願，斫指燃燈，蘸指血寫經，十餘年中已斫去五指，而經文尙未寫完，觀之肅然——問他出家緣由，只微微的笑歎說：『在家無甚意味——』談吐間又知他家有繼母，少失父歡，恐總是家庭之變也。

大殿前鐘亭中懸大鐘一，明天順五年（一四六三年）成都僧道

中所鑄，重三千三百三十三斤，亦古物之一。

自此出寺又出城東門，文雷二女士和我共乘騾車，餘人則由人背負而過，涉御河到曹福祠。曹福卽舊劇「南天門」中之義僕，相傳爲明代故事，據說曹福一路護送他的女公子，備嘗艱苦，到此凍死雪中，土人因立祠供爲土地神。廟本名玄都觀，供着三清，那天正有廟會，茶座上很熱鬧。曹福祠在偏殿上，小小的三間，中間是曹福像，兩壁都畫着曹福和他的女公子的一路的風波驚險，畫工甚劣。

登廟後小樓遠望，西五里有曹福村，亦是漢高祖被匈奴圍困之地。廟的四周都栽着楊柳，隔水遙望，蔥蘢可愛。

進城又到久勝樓，在城中酒樓巷，今已改爲長勝樓，傳說是明武宗（一五〇六年）和賣酒的李鳳姐初見之地。店主孟姓，我再四的盤問店夥，『孟姓以前誰是店主？』追溯三四姓亦無姓李的，大約是店夥也不知道了。——不過舊劇中的「遊龍戲鳳」對飲對唱，有聲有色，居庸關上也有李鳳姐墓，墓上長着白草，似乎李鳳姐又實有其人。

次到天王廟，本以爲是遼蕭太后的梳裝台，入廟遍尋不見，建築甚新，無可紀者。

下午在車中休息，夜十時離大同，十二時抵豐鎮，至此已入綏遠境了。

七月十六日

豐鎮

距豐台站七八〇·一三
高度三八八三·五〇尺

晨七時許，聞平綏局長沈昌先生快車停此，將往卓資山視察鐵路冲斷處，隔窗匆匆招呼，聽說劉半農先生到百靈廟考察方言，得病回平，不治而逝。聞訊之下，大家驚悼！

十時出發遊豐鎮城，此地無處覓代步，大家步行。先到文廟係清代建築，也有泮宮和牌樓，兩廊已改爲民衆教育館，正殿上供孔子牌位，兩旁有陪祀的弟子。殿柱的礎石，刻作石鼓形，別緻可喜。

自此往東北行，到城外靈巖寺，途中經過城隍廟、大仙廟等，

均狹小無可觀。

靈巖寺在城之東北，負山面水，下層爲牛王廟，上層爲大仙祠，石階曲折，共九十九級，上至山巔，階旁有石棋杆數十對，左右夾峙。隔河遙望薛剛山下，嬰粟花田，燦若雲錦。

下午在車中休息，傍晚出看兵士晚操。午夜車開平地泉。

七月十七日

平地泉

距豐台九三〇·〇〇八里
高度四六〇二·〇〇尺

晨晤平地泉高站長，知卓資山一段，冲斷軌道甚長，需兩週方能修復。回車大家商量，不如暫折回平，等路修好再來，直赴綏遠。這時綏遠主席傅作義自平來的專車，也停此不能前進。九時傅主

席到我們車上來談。我們對於傅主席在涿州的戰績，心儀已久，會晤之下，覺得他是一位勇敢誠懇的軍人。談及綏遠地方建設，和學校人員合作問題，甚爲投機。

午前我們又到傅氏行轅回拜，也會見了傅夫人劉芸生女士。

午後出城登老虎山，山上有一小廟，大約是平地泉唯一的廟宇了，自岩下望，看見山上縱橫的戰壕，和山下城內外十三條平闊的馬路，是當年馮玉祥氏在此屯兵訓練騎士時的舊跡。四顧茫茫，遠山如線，中間一片平坦浩蕩的平原。牛馬千百成羣，遠遠的走來，如綠海上的沙鷗萬點，倚杖當風，心曠神爽！這種無邊高朗的天空，無限平闊的草原，無盡晴爽的空氣，是只有西北高原才能具備的

，我願個個南方孩子，都能到此一遊，一洗南天細膩嬌柔之氣！

入城走經街上，蒼蠅極多，據土人云係馬軍馬匹所帶來的。路經一蛋廠入內參觀，有女童工數十人，正在做破黃凝粉的工作，手段極為敏捷。生雞蛋與蛋粉，為本地出產之大宗，惜不講衛生，廠中處處蒼蠅紛集，使人望而生畏。

晚餐後信步出站，出懷遠門，晚霞豔極，四山青紫，起伏如線，萋萋芳草，平坦的直鋪到天邊。而四天的層層晚霞，由深紫而緋紅，而淺綠，而魚肚白，層層的將這一大片平原包圍了來，所謂『天涯何處無芳草』『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者始於今日見之！在這『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處女地上，此時心情，是歡喜

，是感激，是惆悵也分不清了。晚風飄飄的吹起衣袂，我們都相顧默然無語。抬頭却遠遠的看見白光萬點，緩緩流來，原來是羊羣罷牧，羊羣過盡，有兩三牧童悠暇的拄着鞭竿，低頭行走，落日的金光之中，完成了這一幅偉大靜穆的黃昏的圖畫。

大家心上的黃昏也有幾千百個，却誰也忘不了這最深刻最移人的「平地泉的黃昏」。

夜中二時十分，離平地泉。

七月十八日 返平途中

晨五時即醒，却已過了大同。自此一路經過來時舊站，倚窗外

望，遠山近水，掠過眼前，都如舊友重逢一般的歡喜依戀。午後四時許過居庸關，天氣漸漸的熱了起來，我們又忙着換了夏衣。出關以來，日日在初秋的天氣之中，把暑天都忘却了。

晚七時許到清華園站，此遊暫告一段落。

八月八日 赴綏道上

八月八日晨，仍由清華園站上車，八時十分啟行。文女士因赴北戴河未偕行，由容庚先生加入。微陰，夜中雨。

八月九日

綏遠
距豐台一八·二一里
高度三四三五·〇〇尺

九日晨八時許過卓資山，軌道壞處舊跡，依約可見，彎曲的鐵軌，橫臥路旁，折斷的枕木，也散堆隄下。經白塔站時遙見白塔遠時，爲遼金時所建，浮屠七級，高約二十丈，據云頂嵌金世宗時（一一六一——一一八九年）閱經人姓名，俱漢字，內藏篆書華嚴經萬卷，惜未停，無從探其究竟。

路旁見有民居，北牆特高，只有南簷，似一間屋子，自屋脊剖成兩半者，狀甚奇特。我們猜想是防禦勁風，或木料缺乏的緣故。

十時許，抵綏遠，正遇見開發西北協會會員專車開往包頭，站上頗熱鬧。大家介紹相見，匆匆數語。

午由張宣澤先生約飯於舊城內之古豐軒，按舊城卽歸化城，係

明萬曆中（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年）忠順夫人、三娘子所築，爲歸綏商業中心，街市頗繁華。古豐軒係羊肉館，開設已有二百年，烙餅大釜，云重八百餘斤，因爲攝一影。

飯後至政治中心的新城——即綏遠城，按新城建於清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年），在歸化城——即舊城——東北五里，馬路極整齊寬大，兩旁楊柳亦鬱鬱成陰，是西北軍的政績——省政府謁傅作義主席，并參觀省政府之新建築。此爲合署辦公之準備，工程正在進行中，磚瓦滿地，建築完全爲中國式，頗爲美觀。

下午應傅主席之招，自車上遷住綏遠公醫院。其地係租自比國教堂之醫院，改爲省府招待處者。傅氏公館，就在隔壁。門外空曠

，樹本亦多。略事休息後，下午四時，訪傅主席夫人。

晚又由張宣澤先生約餐於綏遠飯店，會見了許多綏遠各界人物。席間又談到王同春事跡，聽到王同春女兒二老財的故事，大大的引起我的興趣，將來擬爲專文，以紀此河套無冠帝王之公主！

綏遠飯店爲綏遠最新式的客店，有浴室電影場、中餐部、西餐部等，地點亦好，只恐不無太熱鬧耳。

八月十日 歸綏

晨八時，先到東鄰參觀比國公醫院。院址甚大，設備亦好。院長費君，到華已四十餘年，衣着悉同漢人，和藹可親，稍談卽出。

十時出發至舊城參觀召廟，（召係招之簡字卽招提之意）先到舍力圖召。召之創設年代未詳，清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七年）西征駐蹕時重修，賜名延壽寺，其後嘉慶咸豐光緒各代均經重修。大殿前有額曰「陰山古刹」。院中有藏經白塔一，咸豐九年（一八六〇年）建。殿前部是西藏式的經堂，正中有活佛講經座，兩壁亦有壁畫，樑柱間都掛着哈達，和佛像畫軸。後部是佛堂，供養佛像五尊。佛前兩楹間蟠着懸空二龍，爭攫明珠。樑上橫懸木柱，上綴排鐘，狀如鈴鐸，以繩牽引，喇嘛上香添水時，引繩搖曳，鏗鏘可聽。

殿後有樓，似是藏經處，現在空着。

次到小召、亦稱崇福寺，在舍力圖召東百餘步，清康熙三十六

年（一六九八年）所建，爲康熙西征準噶爾凱旋駐蹕之地。殿前有碑亭二，上刻御製碑文，紀平準功績，用漢滿蒙藏四種文字紀述，文曰：『丙子冬朕以征厄魯特噶爾丹，師次歸化城，於寺前駐蹕，見其殿宇宏麗，相法莊嚴，命懸設寶幡，并以朕所御甲冑弓矢，留置寺中。時康熙四十二年，歲次癸未。』——一七〇四年——讀碑文想見當年的『宏麗』，今已破損無可觀，建築略如舍力圖召，爲漢藏合璧。前堂西室內掛有康熙之甲冑，以鐵環編綴而成，甚沉重，已鏽黑，并有鐵盔。東室亦佛堂，樑間懸空遍雕西遊記故事，人物小僅如指。寺門內小院有琉璃塔一。自此轉入，有代用小學校一所，生徒數十人，正在誦讀，讀本悉經書及百家姓等。壁間懸有作文成

續，大半是五七言詩。

離小召東南不遠，卽爲五塔召，清雍正五年（一七二八年）建，十年（一七三三年）賜名慈燈寺。外殿已全廢，門扃不開，自旁門開鎖，直抵塔下。基圍十丈，暗中摸索，曲折而上，基上五塔矗立，皆係煉磚築成。上列佛像，亦有如四大天王狀者。正中塔上朝南一磚，上有佛脚印。磚上花紋均極精緻，而金彩已剝落不存。

下塔出寺，又到城西南隅的大招，未知建自何時。明崇禎中（一六二八—一六四四年）清都統古綠格楚琥爾與德木齊溫布喇嘛，協同將原寺擴大，周圍四里許，因賜名無量寺。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八年），又由喇嘛奏易黃瓦。當年必甚輝煌，今亦頽敗，前殿

闢作共和市場，甚見嘈雜。大門口懸「九邊第一泉」額，泉在寺前百餘步，今名玉泉井。傳康熙至此馬渴，以蹄抉地，泉忽湧出，因賜名。大殿前部亦有經堂，中間有圓形層桌一，周圍七層，供着水、燭、香、花、燈、等，香燈燦列，極爲美觀。喇嘛言此是「五行台」，似是香花供養之意。殿中佛前有地藏王圓龜。佛像後右邊柱側陰暗處，有銅質小歡喜佛一尊，燃燈細看，佛像猶惡，足踏一牛，牛下仰臥一裸女。

午赴綏遠飯店，應教育廳長閻偉先生之宴。

午後三時到民政廳卽舊歸綏道尹公署之懌園，清慈禱后之父惠激，官歸綏分巡道尹時，后隨宦在署，懌園爲朝夕玩賞之地。（按

慈禧於咸豐元年入宮，年已十七，是在歸綏署中時代，當在一八三四——一八五一之間，後任者別建一亭，額曰懿覽，取曾經太后遊覽之意。園中樹木蔭翳，樓閣相連，頗有雅趣。樓下碧靄屏前有臥石二方，云爲太后少時坐臥之處。

出園回公醫院，我因旅倦少息，別人又到城北五里之公主府。今改爲省立第一師範，聞係康熙中（一六六二年——）建，惜未往，無從描述。

午睡至六時起，獨自出門，信步向東行，過廣場，至三十五軍聯歡社。社係新式建築，堂中有講台，可映電影，四壁掛抗日死事士官遺像。兩旁有閱報室，球房等。社東有操場，有些兵士正在練

習擲手榴彈。據帶領參觀的潘君說，如今三十五軍兵士，年紀只在二三十歲之間。社北有兵房，尚有網球場等，設備甚週。

回來與同行諸君，赴傅主席晚宴。席間傅氏談到民十七年涿州入城守城之役，及去年抗日之戰，大家均爲動容。同時又得聞三五軍第七十三師機關鎗連正兵張恆順廿二年五月廿三日在懷柔石廠之殺敵戰績。張君山西人，年僅十九，是役該連在石廠西北山脚任掩護之職。在全班五人中砲陣亡之後，張君仍沉着支撐，以孤身掃敵數百，側障全營，自晨五時至晚七時奉命始退，全線賴以保全。

（事載廿二年五月廿七日大阪朝日新聞）如今論功行賞，越級晉陞，由正兵得少尉待遇。——我自少卽喜聞鼓角之聲，聽人家談到殺敵

戰役，總有萬分的感動與高興。當下卽和傅氏商量，能否和張君圖一會晤，詢問詳情。傅氏說『張恆順現駐豐鎮平地泉一帶，將來你們歸途過平地泉時，我可以電報命他上車相見。』——不想在我們回平道上，半夜車抵平地泉時，有張君的長官上車說：『張恆順病了』何等的緣慳！這已是後話了。

八月十一日 赴百靈廟途中

晨三時卽起，六時乘三十五軍軍用汽車出發，同行者有蒙文翻譯龔君，及班禪無線電台長沈煥章先生。沈君江蘇人，居青海已數世，此行爲迎班禪行李而去。啓行時草上凝霜，冷如晚秋，東方乍明

，晨曦美極，穿城過時商店都未開門。出城一路看大青山，環拱如畫。行二十里，漸至山下，一路有泉水細流，行人和牲口都在水邊憩息取飲。此時見有數十騎迎面風馳而來，近前通話，方知是蒙民來迎班禪活佛者。男女均着牛皮靴，衣服多紅紫色，金錦沿邊，腰間束帶。男子結一辮，女人則兩辮垂肩，髮上加銀板，垂掛珊瑚璽珞，晨光下璀璨如畫。有小孩只有兩歲光景，坐母親懷前鞍上，坐態極穩；而頰黝紅，雙睛如漆，狀極可愛。匆匆數語，聽我們說活佛已赴包頭，乃又縱馬急馳而逝。

自此上蜈蚣壩，係入山孔道，山路爲民十四馮玉祥氏駐軍所開築，尙平坦寬闊，今已漸崎嶇。汽車宛轉上壩時，我們都下車步行

，走到仙姑廟，廟建石壁洞中，洞深五六尺，距地面約二丈，鑿石爲階，可以上下。西北有關帝廟，建石台上，高立巍峨，爲蜈蚣壩之最高點。山峽間有樹林，亦爲西北軍所種。並有留人小店。立此前瞻後顧，羣峯如畫，起伏環繞，有山迴路轉之勝。過廟不遠有「鄂博」一，爲蒙人所禱之處，形似墳墓，以亂石堆成，上插長杆，杆頭繫以牲畜毛角，及印刷藏文經咒之小旗或哈達。後聞蒙政會之趙君云，祭「鄂博」之日，各杆頭均揭雜色之咒文旗及五色紡綢，以牛羊供獻。喇嘛唸經，男女禮拜，爲蒙地盛會。

自此順山澗宛轉下壩，陽光灼甚，大家均減衣取涼，始知綏地「早穿棉皮午穿紗，抱着火爐吃西瓜」之諺，不是虛語。下壩後，

回望陰山已在後面，我們都被「打在陰山背後」了。

山後時見農田，爲漢人移居來此耕種者。小岡頭時見「鄂博」。十一時抵武川縣，縣爲唐高祖（六一八年）生長之地，城池甚小。入城至縣政府稍憩，土屋數進，後倚小山，有野犬據簷下瞰，景狀甚奇。縣長席尙文君招待極殷。午餐後趙澄先生忽覺不適，大雨又傾盆而下，不能前進，我們只得暫作住計。晚晴後登平頂山，四望均是平原。因我們人數太多。雷女士和我，及顧鄭張諸先生和文藻，均移住由娘娘廟改成的縣黨部。有總幹事賈世魁先生等欣然招待，情意殷渥可感。夜中空氣涼極，一宿之後，精神悉復。

八月十二日 赴百靈廟途中

晨九時離武川縣，七十里到台河，經保商團營盤，係一小堡，營房均土築，團兵二百餘，大半蒙人，驍勇善騎。午到段履莊，至山西商店鴻記少憩。店賣油酒米麵，並及雜貨。也有書成包，打開一看，只是上論數卷，還沒有人買。此店端與附近蒙人及漢族農人交易。生意很好，有店夥二百人，四出銷貨。我們在此飲水並進乾點，他們招待週到，並不算錢，亦蒙人淳厚好客之風所薰染也。

自此上車，便是達爾罕旗地，一路馳過綠海般無際的草原，地平如鏡，道直如矢。這時才理會到前人所稱之「天圓地方」及「

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等句，均指鴻濛初闢時的景物而言。同時亦使人憶起北齊（五五一—五七七年）斛律光所作之「勅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其寫景之妙，真不可及。

平原上時見黃色的野鼠，在草中出沒。亦有巢居地中的小鳥。不遠的便有一大叢，一大片，不知名的紫色，紅色，黃色，白色的野花，彩氈一般的平鋪地上，絢爛已極。也不時的看見有毡房二三遠遠的棋子般點綴在草原上。又看到一羣三四百隻的野羊，（即黃羊）在原上吃草，聽見車聲，驚走四散，迅疾如鹿。龔君說黃羊是很難遇到的，遇到者大吉大利，我們都笑着。

此時迎面開來運載班禪行李回綏的大汽車數輛。沈君即與我們作別，登來車而去。車上有大堪布，即班禪之大弟子，我們因請他下車，爲攝一影。

三時許，陰雲又集，在「天蒼蒼，野茫茫」之中，看着大雨欲來，四天濃白之景，極爲奇觀。頃刻間雨陣從後面馳來，大點的落在車蓬上，不久雨脚即過，天又放晴，此時已將進九龍口，山圍中便是百靈廟了。

忽然看見兩個蒙古騎士，自晚霞的天邊急馳而來，帽影鞭絲，一時如畫，迎到了我們的車子，便又回頭，鞭馬與車偕馳，其馬上姿勢之閒散自然，都顯示着他們終身馬上的生活。

進了九龍南口，遠遠百靈廟一簇的白色建築，和西邊蒙政會辦公處之數十毡包，已羅列眼前。紅簷金頂，在小河環抱縈帶之中，燦爛的掩映於西山霞彩之下，一天的乏倦，都被此蕩滌淨盡了。

到河東下車，此地爲百靈廟一帶之山西商人住處，房屋多係漢式。我們到了集義公店，商量宿處，（在他們問答之頃，我看見了正屋東壁上，掛的褚民誼先生所寫的勅勒川歌，）這時有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的科長趙福海、任秉鈞二君，來邀我們到河西毡房中去住，乏倦之餘，大家欣然應諾。

登車駛過清淺的百靈河，到廟西一簇數十個毡房前停住，這便是蒙政會的辦公處了。俯身入「包」，寒暄之頃，又有幾個蒙古青

年，進來握手，都是蒙政會人員，俄日北平各處大學的畢業生，相見縱談，極爲歡暢。據說委員長長雲王回府去了，祕書長德王偕來此遊歷之前東北大學校長劉風竹先生出獵未歸。正談着忽然「包」外陰暗，雨雹交至，冰顆跳進毳幕，小如珠粟，少頃卽止。出「包」一望，四山如浴，新綠照人。西邊是明豔的晚霞，東邊有虹影雙重，直垂到毡廬門口。百靈廟的白牆、紅瓦，和金色的殿尖，在明淨的霞光山色之中，竟如天宮樓閣不可描畫。

不久德王獵罷歸來，便來過訪，交談之下，我們都覺得他是一位有爲的領袖，沉着英明，年約三十餘歲，漢蒙學問都很深造。談話之間問到百靈廟故事，任君說是康熙西征時，兵駐廟南之女兒山

，夜聞百樂爭鳴，山後又有二泉奔湧，似二龍戲珠，因建此廟以壓王氣，二十里之內，不許有人住家，以阻遏新天子之降生。今廟後自塔之下，即係泉源。

德王及各委員別去後，大家均收拾就睡。我們分住兩個毡包，安下行軍床，鋪設了臥具。燈光之下，便細細的觀看包內的佈置。我們住的是蒙政會的客舍，頂軸略如傘形，都是紅硃油漆。頂有天窗，上有氈蓋，可以捲舒。四周圍壁，蒙着綠色呢圍。地下鋪着白羊毛毡，上面又鋪着彩花的毛毯。當中向南，有朱紅漆的長方矮榻，上供元太祖成吉思汗（一二〇六—一二二六年）像。中央有方框，爲冬日安爐處。四圍有長方形小矮桌，都是朱紅油漆，上畫金花，甚

爲美觀。門扉兩重，朝南安設，內層兩扇，外層只一扇，上部作柵欄式以通空氣。包內華麗舒適，（關於一般蒙古包的佈置，文藻有另文述及。）周視之下，我們都湧起了歡樂新穎的感覺。雷女士和我，因爲聽說這是河西聖地，自鴻濛開闢以來，第一次住着婦女，覺得是我們旅行中的一個大紀念。擁衾默臥，天窗洞開，夜氣涼爽，星光滿天。聽見牧馬嘶鳴，羣獒追逐，邊聲四合，心裏覺着有無端的悲喜。

八月十三日

百靈廟（距綏遠三百八十里）

晨早餐時，趙君以德王命，送來點心一盤，有奶豆腐、奶嫫子等，味略如西製之乾乳酪。十時許到德王包內去回拜，門口有荷鎗

的蒙古兵守衛。相見道晨安畢，卽遞奶茶，並進雜點，甚豐美。包內陳設與我們住處相仿，只東壁下有書桌，上設文具，也整齊的堆着書籍，如甘地、俾斯麥、希特勒諸傳，及各國歷史及新土耳其等書，具見德王對於世界大勢之關心。

十時半辭出，卽由趙君導遊百靈廟，廟亦名廣福寺，康熙時賜名鴻厘寺，百靈廟乃貝勒廟之轉音，或係某貝勒所建。正殿院中有經柱一對，上掛刷印經文之長幡，迎風飄拂。兩邊牆下有法輪十餘個，以手轉之，可代念佛。殿簷兩角上各有金柱，上綴以鈴，此爲「合一」之意。正殿門上有梵符，旁註漢字云「凡在此符下經過一次者，得消除千百世之罪孽。」殿前部爲經堂，有活佛誦經座等，

金漆甚新。按現在廟宇，已非當時建築，民國三年土默特旗軍官玉祿譁變，聚衆據廟，綏遠都督張紹曾部兵來攻，玉部退出，誘張部追入，乃縱火焚廟，此一役後，當時古跡，均成瓦礫之場。今廟係新建，民國十三年完成，所費頗鉅。四壁周視，其壁畫工筆，較大同各寺，精粗迥殊。南壁有歡喜佛畫。後殿供佛像，供案右端，有金漆圓台一座，據喇嘛云，係「小世界」，分水地天三層，上層有小樓閣，四面插有傘形及日月形，以別方向。

上樓看見經閣，有藏經數十束，狀如錦枕。佛桌前懸虎皮鞭索二條，據云此係大喇嘛傳令所用，如漢將軍之令箭。有紅衣小喇嘛正在佛前銅盞內添水。

廟中有佛殿及經堂十一座，喇嘛住所百數十處，可容三千人，今僅二百餘人，因建築形式大略相同，未遍觀。

出至廟後，在一大「鄂博」前小憩。趙君因指廟周圍的小石堆，說這是新定的廟界。又說陰曆三月二十一日是祭成吉思汗之日，因為他每次出兵必擇黃道日，而屢戰屢敗，憤而改用黑道日，竟獲大勝，此為特殊紀念，因以此日為大祭日。

在正午驕陽中回「包」。下午稍息，又有劉風竹校長及蒙政會青年諸君來談，談及蒙古音樂，詩歌，婚姻，家庭等，大廣見識。晚五時德王請赴「全羊席」，此為蒙俗盛宴。賓主入座後，有兩僕人，衣清代冠服，水晶頂，藍翎，開襟袍，馬蹄袖，抬捧着一大長方木

盤，上盛蒸好的全羊，放在矮桌上。德王先引刀割下羊首羊尾，供於成吉思汗像前，然後請大家自割自吃。肉味極好，毫無腥膻之氣。又進肉湯，內有炒米，味亦甚佳。

席後大家都出至「包」外西邊籃球場上，看德王和蒙政會人員玩球。又散步至東邊保安隊營盤處，借馬試騎。蒙古馬極靈，知騎馬人技術之優劣，我們騎上去，加鞭叫走，牠却動也不動，只傲然的低頭齧草。

晚在隔包內聽保安隊軍官劉建華君談到他在東三省抗日，火燒飛機場的故事。劉君東蒙人，年只二十三歲，談次慷慨激昂，有目皆皆裂之概。這時趙君又來。帶了兩個樂人。也是蒙政會職員。大

家圍坐燈前，先聽笛子和胡琴合奏，笛子略同漢製，胡琴則有四絃，柱頭係銅質。歌爲蒙古情詩，歌辭是愛人別嫁，悼憶追慕，描寫到愛人的眼睛，衣服，姿態之美，比喻她像一朵龍相花。（黑芙蓉花。）歌調掩抑哀怨，聯音甚多，纏綿不斷。次聽馬頭琴與胡琴合奏。馬頭琴身係長方式，柱頭刻馬首，絃用馬尾製成，傳爲成吉思汗所製。歌爲「紅旗歌」，蒙名『托倫托』，係成吉思汗出兵時所唱。奏時有保安隊長韓鳳麟君引吭相和，聲調激越。散時已是夜深。

八月十四日 百靈廟

晨起朝露猶零，和文藻走到「包」後山上；下望綠野如畫，消

渭的百靈河，正繞住這一帶高原。羣馬晨牧，在晨光之中，毛片潤澤。牧人騎在無鞍馬上，手執鞭竿，上繞長繩，係用以套馬者。在萬馬羣奔之中，欲取一馬，遙擲竿繩，即可套住，百不失一。山坡上無邊的長着各色的野花，也有各種草蟲，在飛鳴跳躍。下坡走至東邊廣場上，看保安隊晨操。隊兵有二百餘人，都是德王部下，正在操演「開步走」、「向後轉」種種姿勢，有著軍衣者，也有長袍束帶著牛皮靴者。步伐盤散，不見精神。而一飛身上馬，立刻振發奮迅，絕塵而奔。蒙人騎馬技術，與天俱來，八九歲兒童即能據鞍飛馳，且能在馬上入睡，苟能練成勁旅，西北國防，當收大用。

包南廣場上，有紅衣喇嘛在井旁汲水。廟牆外也正有一大隊紅

衣喇嘛，拈香奏樂，繞廟誦經，據說這是早晚的日課。

九時許由趙君引導，乘汽車至百靈廟東南五里之康熙營盤，傳爲康熙西征準格爾時駐兵之所。營在一小山上，四周有大石嶙峋，疊作壘形，山巔傳有漢白玉寶座，但已不見。踞石而坐，四顧廓然。石隙中叢生着捕蠅花，花淡紅色，細碎如小雛菊，葉瓣皆乾，經冬不凋。

離康熙營向東數里，見有民包兩個，卽下車訪問。兩包一係住處，一係廚房，有牛羊百餘隻，正在包外齧草。探首內視，有剃髮老婦（按蒙古俗寡婦不嫁者剃髮爲識）坐起寒暄，自言年七十五歲，子年三十三，外出未歸，媳年二十五歲，結婚僅兩年。其媳旁坐，低頭

縫衣，狀甚羞澀，與語都含糊應答，雙頰殷紅，頭蒙布塊，耳旁垂珊瑚瓔珞。包內頗潔，並畜貓狗。廚房內鍋中正煮着奶皮。包外有一漢童，十齡左右，係被雇牧羊者，工資每日一角，或年終酬羊一頭。包後蔭中坐着一個青年，蓬髮垢面，頸繫大鐵環，下連長圓形大鐵練，見人嘻笑，起初以爲是瘋人，近與談話方知是蒙人之犯罪者，被本旗長官鞭責後，上鎖縱流於此。自言再到開廟時便該開鎖釋放了。因爲他懂漢話，更和他細談，他說：『咱們是察哈爾人，家裏只有一個哥哥，咱們只十九歲，因爲和人吵嘴，扎了人家一刀，就受了罪了。』問他『吃什麼』？他笑了，說：『這家人吃什麼，咱們就吃什麼！』這種『天地爲牢』，『四海爲家』的囚犯，恐怕

只此處可有，比較內地土牢的生活強勝萬萬了。

回來的道上，看見一串駱駝，負載重物，疾奔如風。趙君因說：駱駝載重行遠的持久性，較勝於馬，可疾走七晝夜，不飲不食，亦不休息。牠們在北平城裏的笨重的脚步，只是「英雄無用武之地」的表示。

回「包」休息，午餐，午後參觀雲王居處，內容與德王之毡房相仿，只德王放書案處，雲王則設佛桌。包中央立四紅柱，上達天窗，此係王公包內所特有者。這時旁邊正搭一新包，只四五人工作，由立架，而上頂，而圍毡，只十五分鐘光景，即已畢事。蒙人夏日逐水草而居，冬日則移住山坡凹暖處，遷移時全包可拆卸收捲，載

駝背上出發，到合意處，頃刻便可成立家室，真是方便。

黃昏時邀集蒙政會職員爲攝一影，他們又與我們合攝一影，攝畢，德王特爲我們開賽馬蹕跤二會，廣場上聚滿了僧俗人等。計有馬十餘匹，除職員和兵士外，德王自己亦欣然與賽。先賽跑馬，後賽走馬，繞場兩週。騎者上體垂直，兩膝微曲，鞭絲揚處，絕塵奔騰，觀衆歡呼，聲震原野。德王馬上姿勢極好，神意暇逸。賽畢又請我們騎馬，大家都謝不敢，只劉風竹先生欣然上馬，劉君騎術絕佳，大爲「教書匠」吐氣。我們團中，只張先生，容先生，雷女士三人馳騁少頃。

次是蹕跤，觀衆均圍坐地上。德王將與賽者分成兩隊，以次唱

挑戰歌，辭句簡單，聲高而長，歌畢兩邊就各有人走出，先向德王舉臂過頂，跳躍爲禮，就開始相撲，先用兩手擒住對方腰帶，或頸下繫佛像之帶，胸頸相倚，盤旋相持，伺隙猛以腿膝互擊，以能將對方蹣倒地上爲勝，然後勝者將敗者扶起，再向德王行禮歸隊。

在賽馬蹣跤時，百靈廟中已出來許多紅衣喇嘛，雜坐圍觀。這時有個年輕高大的喇嘛，面圓頰紅，看到技癢處，出家人似乎亦見獵心喜。每次挑戰歌停，他就笑嘻嘻地舉臂跳擲而出，勝後又笑嘻嘻地行禮歸隊。他每次出隊，我們都拍手歡呼。我忽想起「惠明下書」一齣中之「：仗佛力吶一聲喊，繡旗開，遙見英雄咱……」之句，覺得一種豪放自喜之態，流露於紙上的，今又在真人格上表現

出來！想爲他攝一影，惜日光已沉，無從印跡了。

晚餐由我們回請德王及韓趙二君。飯後委員會中其他人員也加入聚談，奏樂。德王親爲我們拉胡琴，彈馬頭琴，及三絃琴，並吹笛子，似於各種樂器，無不諳熟，真是多才多藝。（我們行前曾各請德王在一張小紙上題字，詞係蒙字，款係漢字，筆意秀勁。）當德王奏胡琴時，韓君又爲唱一情歌，唱時相顧而笑。問起唱詞，才知是說；『我犯了相思病，神仙般的大夫亦治不好，只有愛人能醫，她若來時，不但立時病愈，且能立刻起來操刀剝肉，包餃子給她吃。』詞意直截真摯，大家聽了，也無不歡笑。

樂畢陳其田先生起來代表本旅行團，致謝蒙政委員會的招待。

德王亦用蒙語致答辭，述內蒙自治運動之經過，及坦白爲國之苦心，希望內地智識階級，予以研究與援助，辭畢由韓君譯成漢語。次由趙君致辭，中有『漢蒙合作，當首由有知識的青年聯合起來……開發西北，即以鞏固國防，當爲助進西北而開發，勿爲消滅西北而開發。』說到沉痛處，聲淚俱下，合座默然動容。顧頤剛先生和文藻也相繼發言，大約是說到我們所能盡力的種種徑路。

會散已是午夜，明日行矣，大家都覺得心頭梗塞。三日的留連，聞見上所得固多，而對於這班，我們從不知道的，苦幹的，有爲可愛的蒙族青年同胞，更油然而生敬愛之念。他們是逼居強鄰牆下的我們同母的孩兒，利誘勢逼，春暉又遠，我們是他們同氣連枝之人，

當如何爲他們呼號傳語，使全國同胞，都知道在窮荒極北的漠漠寒沙之中，有這些孤軍奮鬥的青年，正在等待着我們的同情和援助：星光下，耿耿反覆，不能成寐，此時心理，和年少讀弔古戰場文及李陵答蘇武書時，冷暖大不相同了！

八月十五日 回綏道中

晨六時半離百靈廟，有蒙政會委員數人來送行，又在燦爛的晨光中與金頂紅簷作別。車過百靈河，轉出九龍口，蒙政會數十個毡包都隱沒在高岡之後，不能再見了，而我們心頭深刻的印象是不能磨滅的。

平原上有棲息的灰鶴一羣，毛羽灰白，映着綠草，極雅澹有致。
張先生向天放手槍一響，羣鶴驚飛，趙先生急爲攝影。

道上還遇見羊羣，馬羣，和駱駝羣，都在晨牧。也遇見一狼，
近在道旁，見車不避，狀似狐而稍大。將抵召河時，道旁有蒙古包
二，並有羊圈。下車訪問，有少女在包外浣衣，極健美。包內用具
極爲漢化，有手提箱之類，堆在包角。

近午抵召河至普會寺，寺係班禪活佛避暑之處。下車入院，簡
素整潔。長廊層檻，建築純係西藏式，勝於百靈廟多多。扁額係乾
隆（一七三六—一七九六年）御筆，上書漢滿藏蒙四種文字。外殿
亦爲經堂，存活佛鸞駕、車乘等。後面是佛殿。繞至西院，庭宇闕

然，門窗掩閉，自隙內窺，室內壁榻玲瓏，椅桌精緻。牆上有畫數幅，中有畫馬，甚生動。再西又一小院，有樹二株，此爲出蜈蚣壩後所僅見，更覺得涼蔭襲人。

在寺飲茶，並用午點。茶爐中燃牛糞，火光熊然。蒙地煤木缺乏，而牲畜只飼青草，糞無臭味，因此燃料都用獸糞，據說火力極強，可融生鐵。

下午二時過武川縣，四時過蜈蚣壩。城郭在望時，路旁過焦贊墳，惜未停。六時抵公醫院，雨，少頃卽晴。

八月十六日 綏遠

晨起雷女士和容鄭張趙諸先生騎馬赴昭君墓（鄭先生有另文詳紀）。顧陳二位則到財政廳、教育廳等處。我和文藻在公醫院休息。午飯只兩人共食，雖然是舉案齊眉，而熱鬧慣了，似乎反覺得寂寞！

晚六時許，鄭振鐸先生請全體在古豐軒吃飯。此時由平綏路局，轉來電報，報告顧頤剛先生太夫人病篤的消息，顧先生定明晨快車回平——合座都爲之愀然不歡。

夜到傅主席家辭行。後傅主席和七十師師長王靖國先生又到公醫院來談。

八月十七日

包頭

距豐台一四八七・七三里
高段三二九七・〇〇尺

晨六時遷回專車，先送顧頡剛先生南返。八時許離歸綏，一路與大青山并行，起伏如障，又是無際的平野農田。十二時半抵包頭站，爲平綏路線之終點。午餐後偕七十師吳參謀到生活改進社。社爲包頭最整齊的房子，有餐室、球房、宿舍等設備，社長段承澤先生，在此主持西北移民協會，并立有電燈麵粉兩公司，貿易極大。時段先生外出未晤。少憩後即到城東門外之轉龍藏，即龍泉寺。寺係龍王廟，樹木蔥鬱，風景清幽，有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〇年）的修廟碑記。廟院內有池，係儲泉水處，已乾涸，池底龜裂。西牆

外岩畔，有石刻龍頭三，今只有兩個龍頭出泉，居民悉於此取飲，據云可治眼病。寺東尙有玉皇閣。

次至永茂新興兩廠，參觀地毯製造，各有童工數十人，規模尙大，毛質亦佳，惜圖案不新，顏色亦少，據云出品多賣與蒙古人。

四時許到城內大南街西閣看所謂之郭大將軍戟，或云宋將楊再興戟。西閣狀似城樓，正由包頭教育局修理油漆，將改爲「民衆教育館」。戟長丈許，重百許斤，以鐵練懸樑間，柱依地上。柄有刻字云「記名簡放提督軍門鎮守山西大同等處地官統轄雁門三關總鎮都督府冠勇巴圖魯馬」又似是清代「巴圖魯馬」之戟。戟上云有血跡，審視未見！

晚有段社長在改進社約宴，席間又聽到王同春及二老財的故事，并移民屯墾的經過和成績。

回車睡。

八月十八日 包頭

這天本想到固陽縣之五當召，五當召係牡丹召之轉音，又稱廣覺寺，建於清乾隆間（一七三六年——）在包頭東北九十里，松柏成林，牡丹滿山。我們在大同看趙承綬將軍自映的電影時，銀幕上見到七十餘座西藏式的華麗莊嚴之白色的佛堂禪舍，神往已久。昨晚問路時，七十師的梁參謀長，已說到大水之後，山路盡失，不過我

們可以試行，并於侵晨令騎兵先發探路。我門於晨七時乘七十師的軍用汽車出發，出城數里，在山岩中覓路徐行，雨點漸大，車陷山石泥濘中，進退維谷，車夫搖頭說：『行不得了！』大家商量再四，以爲前途尙近百里，中途且無處住宿，山水再大，恐還不能轉來，不得已只好折回，到車上已天容如墨，衣履盡濕。

陰雨終日，大家只在車上看書下棋解悶，晚晴。七時又到生活改進社應梁參謀長之宴，席間晤及王縣長等，又問到包頭狀況甚詳。此地爲西北商業中心，水路由黃河上通寧夏，陸路可達青海，爲本、津、陝、甘、新疆、蒙古、伊犁、烏里雅蘇台等處貨物轉轂之區，鐵路貨運收入，年可八九十萬。居民多爲商賈，蒙人亦多，民

十四馮軍過包頭時，民間損失極大，今元氣已稍復。

宴後在社中晤及金陵大學農學院美人卜凱先生 (Mr. J. Lossing Bur-
gess, 其夫人即大地 (Good earth) 小說作者賽珍珠女士)，相見甚歡，互
詢近況。卜先生是到五原臨河一帶調查土壤農產，後聞亦因阻水未
果。

夜宿車上。

八月十九日

包頭

磴口

距豐台一四六·一六里
高度三二六五·〇〇尺

晨七時乘汽車至段先生所辦之河北村，在城東南十五里。行至
半途，因雨後地濕，車陷泥中，我們都下車步行。不遠已望見新村的

田畝，田裏都種的是糜米、油麥、玉蜀黍等。繞入新村的短牆，又行里許至辦公處，乘騾車涉水到河邊用水車種稻處，泥濘太甚，車頗簸已極。稻田近接黃河，畦中水滿，蔥綠可愛，水車旁正有數人工作。據云包頭試驗種稻，此爲第一次，水車係採南式自製。農人擬自冀南移來，係黃災難民。第一次大約移民一百戶，年底可到。出來擬到南海子，即黃河碼頭，又因路濕折回。

午餐仍在新生活改進社，係應包頭李段長、周站長之約。黃河鯉魚自前天起已吃了三頓，清瘦肥嫩，入口即化，其味之美，只有西湖醋魚可以彷彿一二。據說鯉魚最肥是在春冰初泮時，順流羣趨而下，有長至二三尺者。

下午三時，掛小機車至磴口，參觀薩托民生渠，有周站長及夫人偕行。到磴口站適遇駐渠口的工程師徐濬源先生，說通渠大道已被水湮沒，只有小路可行，於是由徐先生引領，大家魚貫的在狹仄的小徑上走着，兩旁長着很高的刺草，攀擒衣袂。二十分鐘已到河岸，河水渾黃，旋流甚急，一望無際，落日照在水上，水面似起白雲，一種雄偉浩大之氣，所謂之『黃河遠上白雲間』者，真是情景悉合了！

自岸邊上船，在急流中渡到對岸，便在民生渠口。橋洞三孔，鐵閘緊閉，橋上有鐵樑，氣象甚壯。按民生渠之興工，由於民國十七年綏省大旱，薩托二縣受災最重，主席李培基氏倡議開民生渠以

工代賑。十八年冬，由省府與中國華洋義賑救災總會合作，一切貨款及工程事宜。二十年春，由傅作義及王靖國在七十及七十三兩師內，撥兵士四千八加入工作，六月而幹渠及數支渠告成。渠幹長百九十五里（里按一百八十丈計算）由薩縣西磴口村黃河沿之瓦窰口起，至托縣城南直入黃河。全渠包括熟地約四萬餘頃，成功後水力能達到者，至少亦有兩萬餘頃。只因當時急於救災，測量方面未免疎忽，渠道太高，水不能入，至今尚未收灌溉之利，極爲可惜。

徐先生日間到渠口城堡式的辦公處，測量水量，下午四時後，即須回磴口車站。河西土匪太多，時常過河，無物不取。他們是河西的農民，窮不聊生，農暇時以搶掠爲業，兵來即散，無可防備。

歸途中徐先生遙指大青山半的一叢殿宇，說那就是沙爾沁召，傳說是當初漢蒙分界，漢人一箭射到大青山上，因建此召，自此陰山以南，都是漢人的領土了。

五時許回磴口車站，徐夫人亦上車相見，她是天津北洋工學院的畢業生。一對科學家夫婦，在此辛苦工作，真是青年人的好模範。六時半回包頭。

八月二十日

包頭

——公積坂

距豐台一四八三·〇〇尺
高度三二四三·〇〇尺

昨因驟車震頗太甚，胸部驟感不適。晨雷女士及容陳張趙諸先生到南海子參觀。我未偕往，終日在車上偃臥休息。

十一時半車掛至公積坂，陰雨，午餐後雷女士及陳趙兩先生乘驛車至八拉蓋參觀天主教村莊。（雷女士有另文詳紀）天主教會在此一帶有特殊勢力，教民甚多，擁地亦廣。據說宣教者本擬在蒙人中傳教，教堂立後，蒙人不耐熱鬧，移「包」北去，而漢人却聚來耕種，漸以成村。此村遂成爲宗教、教育、及自衛的中心。此種村落在綏遠有數處，如二十四頃地，薩縣如八拉蓋等，村多整潔，有教堂，有醫院，有學校，并有無線電台等近代設備。村民男不吸煙種煙，女不纏足，生活甚佳。西北移民協會總幹事段先生說假如內地的知識階級，有教士般的熱心毅力，到西北來組織起幾十個新式村落，則於鞏固國防方面，勝於軍隊多多！

雷女士等歸來後，五時半車又開麥達召。

八月廿一日

麥達召

距豐台一三四一·四〇尺
高度三二六三·〇〇尺

晨擬遊麥達召而天雨不止，又無代步可雇，車中悶坐，聽說三道營至卓資山一段，軌道又出問題，大家商量，恐路軌又斷，欲歸不得，不如趁未斷前趕回。十二時，車掛往旗下營，沿途各站均有耽擱，到旗下營已八時半。

八月廿二日

旗下營

距豐台一七二六·一〇尺
高度四〇七三·〇〇尺

晨聞站長云，電話電報均因天雨不通，前方實情無從探得。南

下之車，皆停於此，站上頗熱鬧。晚綏遠段長李君來言軌道又冲斷，須三天才能修復。我們商量尚有麥達召未看，在此三天之中不如再折回麥達召。鄭振鐸先生因有要事，決定隨工程車先行。

八月廿三日

旗下營

綏遠

晨鄭先生匆匆道別下車，同伴中又少了一個。悶臥車上，聽站上人閑談，有老人年七十歲，言此處河水，五年必一改道，再過五年，全村就洗蕩了！

夜回綏遠。

八月廿四日

綏遠

晨綏遠軍部有兵士持帖來，云傅主席邀往午餐，大家都覺得不好意思！兩次回車，屢屢叨擾，而又情不可却。我因仍覺不適，留車未往。有蔣息鈿女士，清華大學畢業生，現綏遠第一女師教員，剛由南來，聞訊來訪，相見極喜。

午後大家回來，從軍部借馬六匹，二時半另開小車，有雷女士容張趙諸先生共往麥達召。（容先生有另文詳紀。）九時許方歸。

八月廿五日

——廿六日

回平道中

八月廿五日，聞前綫已修復，下午三時四十分，離綏遠，蔣女士又來送行，贈捕蠅花一束，張宣澤先生也與我們作別，同行月餘，分手均覺戀戀。

行不得時，覺得悶人，一旦路暢無阻，却又不忍即離這雄壯的西北！一路上倚窗望着白塔，望着青山，暮色中看一塊塊地氈般覆在山頭的田隴，心中有說不出的依戀。過三道營站，軌道新修處，還有許多工人，荷鋤帶鋪，坐立路旁。伸首窗外，看見舊道彎曲在數十步外，已沒河中。新道鬆軟，車過處似不勝載，鐵軌起伏有聲，亦是奇景。

過福生莊站以東，山水奇偉，斷岸千尺，河水縈迴，車道即緊隨

山迴路轉處，曲折而前。時有深黑的懸崖，危立河畔，突兀之狀，似欲橫壓車頂。來時係夜中，竟未及見。

中夜過十八里台站，爲平綏路綫中之最高點，高度爲五一八一〇〇尺，急視寒暑表，已下降至五十六度。

廿六日午後重過宣化，買葡萄一筐，過沙河時買青梅酒一瓶，過南口又買白桃一簍。六時半抵清華園站，下車回家，入門獻酒分果，老小騰歡。我們則到家反似作客，挾衣拄杖，凝立在客室中央，看着家人捧着塞外名產，歡喜傳觀之狀，心中只彷彿的如同做了一場好夢！

竟於二十四年一月三十夜。

冰心女士其他著作

冰心散文集	實價一元
冰心詩集	實價一元
冰心小說集	實價一元
寄小讀者	實價七角
閒情	實價三角
春水	五角五分
南歸	二角五分
姑姑	二角五分
去國	實價五角

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付排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初版



冰心遊記

實價大洋四角

著	者	冰	心	女	士
發	行	人	李	志	雲
發	行	者	北	新	書
印	刷	者	美	華	書
			館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二六三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 濟南 長沙 溫州
廣州 開封 武漢 汕頭
南京 重慶 貴陽 廈門
杭州 成都 雲南 西安

北新書局

